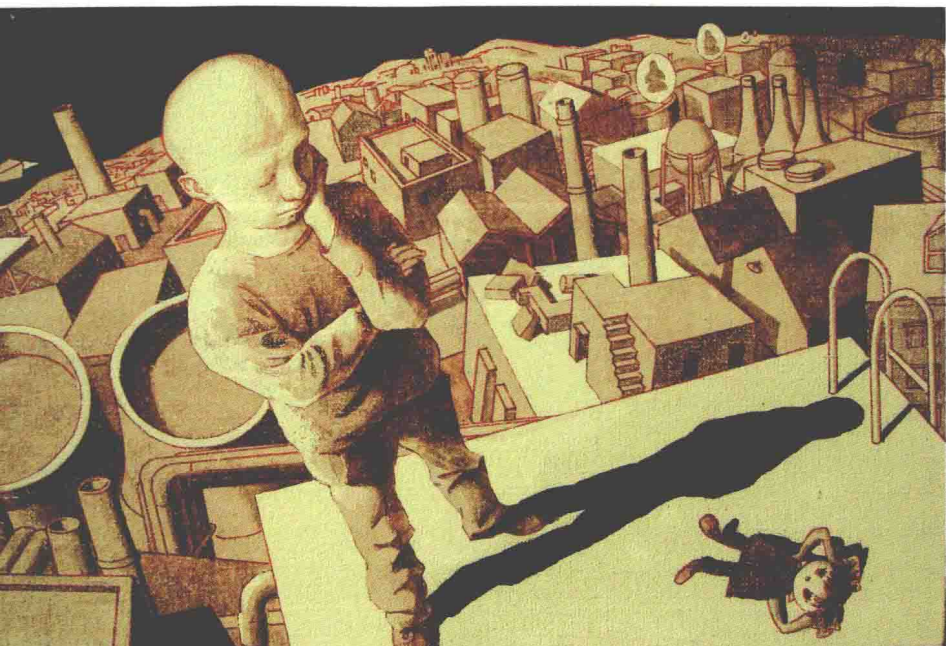




悲伤省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还乡文丛

悲伤省

小引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伤省 / 小引著.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3

(还乡文丛/余丛主编)

ISBN 978-7-5668-0912-4

I. ①悲… II. ①小…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6891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8620) 85221601

营销部(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办公室) 85223774(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策划编辑: 杜小陆

责任编辑: 杜小陆 张 钊

责任校对: 黄 斯

排 版: 中山市人口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49 千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

定 价: 2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 序

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还乡是喜悦的，是恳切的，但也仅仅是一种愿力。

我们捡拾的是内心。如何写？写什么？在此都顺应了内心，那也是精神还乡唯一的去处。

还乡是一个梦，是乡愁，是永无止境的抵达。我们寄望于怀旧、后退，甚至是保守的；我们寄生于乡土、故里，甚至是故步自封的。

不是我们流离失所，而是我们还乡之乡已经沦陷。灵魂向何处安顿，没有精神的还乡，就永远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还乡者在路上，在返程的途中；还乡者是过客、旅人，是不合流俗的边缘人和问津者。在漂泊不定的异乡，还乡是我们的忧伤

艺术。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彷徨四顾，对未来又充满希冀。但是故乡在远方，于我们而言，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还乡文丛”是立意，是重塑，而非局限；是敞开的，融合的，也是繁殖的。哪怕仅仅是文字上的还乡，虽然它无法抵达，但或许能安放我们的心灵。

一方故土，是源头，是离散的地方……却又在等候着还乡者的归来。

余 丛

2013年10月22日

目 录

1	旁边有座吹香亭
4	悲伤省
8	月光下的米粉店
12	西北偏北
24	菖蒲菖蒲有清香
28	即兴曲
35	红春节，白春节
39	双廊的月亮
42	清白传家
46	千里走单骑
49	躲进牦牛角中的人
53	天堂的隔壁
60	古镇约黄昏
70	河谷的上下犹如师徒

73	曼陀罗花
78	拉姆拉错的眼泪
84	塔拉岗波
87	夜幕下的哈尔滨
93	亦无无明尽
96	雪山狮子老仲巴
101	萨迦，萨迦
106	行云流水
110	孤独得像根荒草
114	诺恩吉雅
117	大渡桥横铁索寒
120	杭州慢
126	燃灯节的时候在拉萨遇见你
130	桑顶寺的心
134	野火春风右卫城
138	湘江水，长又长
145	高原上的野花
149	昨日浮梁买茶去
155	芸香七里天一阁
162	宁静以致远
169	最后的火车
173	藏北记忆

178 大雪山中有稻城

185 人往高处走

旁边有座吹香亭

岳麓书院的二门背面，有一块横匾上写着四个字：潇湘槐市。笔力苍劲雄浑，庙堂气象。书写者是楚图南，原民盟中央主席，云南人。楚图南是著名学者，他为什么来为岳麓书院补书匾额，已经无从考。我记得他的名字，还是因为少年时读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以及青年时阅读的惠特曼那本《草叶集》，当然，还有《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这几本书，都是楚老翻译的，译文精美，隽永流畅，如今回想起来，依旧唇齿留香。楚老的书法也好，取势中正，撇捺多隶意，体格近颜而直逼汉人。我曾经见过他书写的一幅中堂，录晚唐李义山的诗句：“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用墨沉厚，下笔柔韧，字中的风骨气韵，非同一般。“潇湘槐市”四个字虽没有“惟楚有才”出名，但因其挂在岳麓书院之中，却也别有深意。据说，这块匾额，原来是清代学监程颂万撰书，后毁于抗战，槐市不再，空留余匾，真是可惜。

小时候，从武汉去常德，荆州至澧县的路不好，母亲一直带我走洞庭湖，经岳阳，过长沙还要休息一夜。那时候的长沙，远远没

有现在繁华、热闹，岳麓山偏居河西，去的人也很少。在我的记忆中，坡子街的火宫殿，倒是生意兴隆。母亲带我住在中南勘测设计院的小招待所里，黄昏时，从香樟路转韶山中路，一会儿就走到了。我真喜欢老长沙那些街道的名字，香樟路，杉木冲路，香月路，那么多坡、冲、塘，一听就让人垂首，仿佛回到旧楚国。

那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长沙了。河东河西还只有一座大桥。去岳麓山要转两三趟汽车。母亲曾经带着我去那里爬山，她告诉我，山脚下原来有个岳麓书院，已经快 1 000 年了，而且，古时候，岳麓山上有老虎的。母亲吓唬我。我听了这话，无端端对岳麓山害怕起来，心里想，读书的地方，如何生出了老虎！死活不肯上山。长大后才知道，岳麓山上并没有老虎，倒是有座修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的麓山寺，迄今屹立不倒。

岳麓山并不高，我却一直以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洞庭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我自己也觉得奇怪。难道是因为山脚下的朱熹、王阳明、王夫之、左宗棠和曾国藩？洞庭虽远，尚可遥望，斯人已去，留下的却只有些重修的庙宇和庭院，或许，还有那些隐匿在山林间呼啸的风声。

有一年夏天，我在贵阳游历，朋友带我去龙岗书院参观，午后的阳光下，又跑去阳明祠喝茶。下午三点，阳明祠翠柏森森，亭阁相映，与岳麓书院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坐在山腰间的阁楼喝茶，回廊外是低垂的竹子和细小的碎花，朋友的声音一句高、一句低，茶桌上是一盘没有下完的围棋，殿堂外的碑廊有王阳明手书《矫

亭说》。我说：“你知道王阳明龙场悟道是因为什么吗？”朋友摇了摇头，喝了一口茶，静静地望着我。“据说是因为竹子。”我指了指庭院角落中的竹林，正好有午后的山风吹过，竹叶飒飒，阳光灿烂，阳明祠的竹子跟岳麓书院的竹子一模一样。

南山的花开花落，与我有什么关系？王阳明在岳麓书院中也一定面对过这样的问题。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多的是在安静和困苦中的自省。至于学理传播，开坛讲学，我以为有“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这两句便可以会有会于心。至于其他的，还有什么呢？

2013年春末，在岳麓山下举办了首届湖广诗会，似乎暗合了“潇湘槐市”之意。正值香樟换叶、槐花开放，湖南大学的校园里，每一个转角处都是扑面的清香。岳麓书院依偎在岳麓山的脚下，绿池相伴，翠色盈山。我和张执浩、艾先、杨兰、小抄等相熟的几位诗人在湘江边喝酒，深夜归来，一路说着闲话，说起曾国藩，说起1819年岳麓书院的山长欧阳厚均。有人提议，我们一会儿去吹香亭坐坐吧！那个亭子就是欧阳先生取的名字。“仙巢吹香亭。是宋理宗写的。”他的声音在黑暗中悠悠传来，“跟山上的爱晚亭相比，不遑多让。”

已经很晚了，爱晚亭在山腰，岳麓书院在山脚。我们走累了，靠在几棵苍老的香樟树下抽烟。风荷晚香，洞庭寂静，前面就是岳麓书院，旁边有座吹香亭。

悲伤省

很多年前，读过湖南诗人小抄写的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开往郊外的大巴》。小抄在诗中描绘了一个叫许静的女孩坐车去郊外的过程。他在诗中说，许静总觉得背后有人看她，用化妆镜偷偷看了一眼，发现是她爸爸的灵魂坐在后座上。读这首诗是下午，我一个人在家里。四下里静静的，阳光恍恍惚惚从窗帘外面照进来，我突然觉得背后发凉，悄悄回头看了一眼，书房的门敞开着，客厅里面没有人。

我很喜欢这首诗的名字，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中间有一丝丝的伤心。许静是谁，我不认识，遇见小抄的时候我也没有问过他。我后来在小抄其他的诗歌中也遇见这个女孩，她一会儿靠在树杈上吹风，一会儿又坐在院子里晒床单。在散发着青木瓜香味的春天里，这个奇怪的女孩在小抄的诗里晃来晃去，像聊斋里的小倩，隐隐约约的，让人迷恋。

“许静用她的镜子 / 偷偷地照了照 / 这个人 / 头发很少 / 穿了一件 / 灰色的 / 像纸做的衣裳 / 许静默默喊了一声 / 爸爸。”我猜

想，许静出城的时候，一定是春天，车窗外的旷野中一定开满了油菜花。许静出城干什么，已经不是重要的问题了。问题是，许静的爸爸，为什么也跟着出城呢？不知名的鸟在春天的树梢上飞来飞去，我不知道答案，或许，小抄也不知道答案。

我一直觉得，湖南诗人身上总有忧伤的气息。这忧伤来自哪里，我也说不清楚。我问过赵旭如，他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并没有回答我。赵旭如说他们住在悲伤省，这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经常在胭脂路喝酒的时候跟艾先说，别吹牛了，兄弟，万物生长靠忧伤，大抵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赵旭如为人豪爽，喝酒也喝得厉害，他的朋友们喊他省长，悲伤省省长。前几年，他出了一本诗集，名字叫《住在山上的日子是可耻的》。我在网上零散地阅读过一些篇章，迷幻、敏感、抑郁、明亮，复杂又多变，仿佛早春时节洞庭湖边暗自升起的雾，世界在雾里，触手可及，但又遥不可及。

我喜欢赵旭如身上散发出来的这些气质。他说他去了几年西藏，跟福建诗人陈小三一起，一直住在拉萨。去年我上拉萨，在陈小三家里吃过一餐午饭，席间说起赵旭如，说他的诗歌有着高原上阳光带来的味道。陈小三去厨房做饭，给我翻出一本赵旭如的手稿，那个午后，拉萨的阳光亮得刺眼，没有人来，我坐在他的院子里慢慢读诗。

“春风是一间广阔的牢房，浩浩荡荡”，他这么写。我靠在木头

椅子上，周围是陈小三家疯长的张大人花。“三月初的房间里，弥漫淡淡的杀虫剂味道。”赵旭如不动声色地说，“死人躺在山上，活人走在世间，这世界布满灰尘简称尘世。”我察觉到空气中有什么东西慢慢往下落，越来越多。喊了一声陈小三，他没有听见，他家的狗听见了，从墙角站起身来，走到我脚边又趴了下来。

“有些事情像泥浆。”分手的时候我跟谁说过这话，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我记得望月湖的那个夜晚，我们喝酒，月亮在屋顶外，不用看就知道它一直在那里。我问小抄你知道夏宏在哪里吗？我说我从来没有去过娄底，但我喜欢这个名字，就像夏宏的一句诗：“有人像烟火，终日不停地笑。笑着笑着 / 变成摇晃着的纸。”我没有见过夏宏，听说他住在娄底，一个人。

后来我们说了些别的什么话。像没冲洗的胶卷，你依稀仿佛，但不敢确定。悲伤省的夜晚，局限在一家米粉店的门槛那里。“改天我们谈一谈夏宏的诗歌。”小抄一边抽烟一边歪着头对我说话。我有些茫然。有些事情像泥浆，仿佛说过的话又再说了一遍，听见的人会心一笑，没听见的人，就算了吧。

转眼天就要亮了。安安坐在我的对面，原配坐在她旁边。我猜，他们可能略微听到了一点点。

肃宗乾元二年（759）秋，李白过洞庭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诗中有千古绝唱：

“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一千多年后，洞庭湖已经不复当年的浩荡和开阔了，但是诗歌依旧在人世间流转，像个转世的灵童，肉身改变，灵魂依旧。每一首诗，都在诉说着关于人类归宿的秘密。这是一个古老相传的口讯，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并没有几个。

有一年春天，独自去沅水中游的柳林汊游历，那里原来是个古村落，从洪江顺着沅水出行的人，都要在这里休息。时间晚了，找不到回县城的车，我就在镇上的招待所住了下来。

深夜，镇上没有人走动，偶尔的狗吠，让楠竹林中的村庄更显寂静。我在暗淡的灯光下抽烟，想到沈从文顺沅水坐船来时，路途何其艰苦。没有人知道他的难过，一艘乌篷船顺江而下，一个人坐在船头写信时必定要叹息，此地山高皇帝远，此地明月高悬，水落石出。

背后是怀化，前面是常德。我也是一个人，不如就学沈从文，做一个生老病死在小村庄里的教书匠，每到深夜，一盏孤灯，推开窗，外面是微凉的晚风吹过山冈。沅水静静流淌，悲伤省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月光下的米粉店

去湖南的次数多了，免不了走街串巷找米粉店。在长沙，米粉店是一个单独的江湖，有名门正宗，百年老店，也有后起之秀，得了武功秘籍隐于胡同深处。长沙米粉名气大，跟常德米粉一时瑜亮，各擅胜场。小时候，母亲带我去长沙，早餐总是一碗米粉，依稀记得有家“和记”米粉店，北门外，湘春路旁，到处还是郁郁葱葱的大树。“和记”米粉做得爽嫩滑口，一毛钱左右一碗，不论盖码，光是那滚烫的猪骨头汤就让人胃口大开，一层清亮的猪油糍在雪白的米粉和汤水之间，撒上翠绿的葱花，像极了早春三月湘江边一段弯曲的河流。母亲说，北门外原来有个福湘女中，她有个同学姓何，在那里当老师。每次回常德路过长沙，母亲总要带我去何阿姨家盘桓，推开她家的窗户，可以看见留芳岭。留芳岭，多好听的名字。母亲说那里有座吊桥，春风晃来晃去，我从来没有见过。

老长沙的传说实在是太多了。关于米粉，多少也有过一些。“和记”家的米粉，口碑甚好，传说也多。1958年4月，孟夏时

节，毛泽东从武汉到了长沙，在黄克诚和省委书记周小舟的陪同下，曾经视察过坡子街的火宫殿，席间吃了一小碗米粉。老人们说，这碗米粉的粉皮，就是特地从湘春路的老“和记”取的。那一年春天，燕子南归得早，志愿军从朝鲜撤军了。

后来我在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中见到一个卖馄饨的高手，人称“潇湘夜雨”的莫大先生。但我疑心是不是查先生写错了，他卖的不是馄饨，应该是米粉。查先生说莫大瘦得像个痨病鬼，用一把胡琴在小巷的黑暗中能拉奏悲咽凄凉的“潇湘夜雨”，倒也不负他衡山派高手的名头。书上写莫大有一柄又薄又窄的琴中剑，能使出“百变千幻衡山云雾十三式”，的确厉害，卖馄饨亏了，还是卖米粉更加亲切些。

朋友告诉我，长沙米粉好吃的实在太多了，几乎每一个小区门口都有一家让人舍得坐下来的米粉店。这比较符合我的想象。年纪大了，总想口味这东西，真让人捉摸不透，我在武汉吃的长沙米粉，做法大体相同，似乎总是差了一些什么东西。是葱姜蒜的不同，还是汤水、米粉的变化，我也说不清楚。如今武汉的市面上湘菜馆到处都是，做得入口的，却没有几家。至于米粉店，就更说不上精致、地道。倒是十多年前，在汉口扬子街的背街上，无意中遇见一家，米粉劲道，盖码新鲜，高汤浓郁。下雪的时候，坐轮渡码头过汉口，在江汉关下船，我会从江汉路步行转进扬子街，找到那家米粉店吃一碗。老板姓杨，举家从望城来，他总是说，自己是雷锋的老乡。